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四百七十八至八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孫　梅

謄録監生臣黄熙純

欽定四庫全書

册府元龜卷四百七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臺省部

簡傲　廢職　交惡　漏泄

簡傲

直而不倨蓋存乎格言傲不可長亦載諸往誡矧夫居臺閣之任忘謙虛之美安肆自處鄙悖成風失庸行之規虧好謙之道雖曰君子其猶病諸況在中人胡足多

者斯亦不仁者足以取禍深識者可以自戒矣

晉衛瓘為尚書令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叅佐尚書郎若掾屬和嶠為中書令舊制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為監嶠鄙勗為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

何綏字伯蔚曾之孫劭之子也官至侍中尚書自以繼世名貴性既輕物翰札簡傲城陽王尼見綏書疏謂人曰伯蔚居亂而矜豪乃爾豈其免乎後為東海王越所

誅

宋何承天為尚書左丞承天性剛愎不能屈意朝右頗以所長侮同列

劉湛為給事中與殷景仁竝被任遇湛常云今世宰相何難此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世功曹爾

張敷為秘書郎嘗在省直中書令傅亮貴宿權要聞其好學過候之敷卧不即起亮怪而去後敷為正員外郎中書舍人狄當周赳竝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

趙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勿往詎可輕行耶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敕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酬接甚歡既而呼左右移我遠客趙等失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

王僧達孝武時為中書令黄門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之孫也宅與僧達門並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怒泣涕於帝

曰我尚在而人淩之我死後乞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誚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乎太后又謂帝曰我終不與王僧達俱生後竟坐死

梁張稷初出吳興郡以僕射徵還道遜吳鄉人候稷者滿水陸稷單裝徑還京師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也

謝幾卿為左丞僕射省嘗議集公卿幾卿外還宿醉未醒取枕高卧傍若無人又嘗於閤省裸袒酣飲小遺下

霑令史為南司所彈幾卿亦不介意

任孝恭為中書通事舍人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流輩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

蕭子顯為吏部尚書性凝簡頗負其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撝而已衣冠竊恨之

陳蔡凝為吏部侍郎年位未高而才地為時所重甞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譏焉

後魏穆紹莊帝時為侍中時河南尹李奬往詣紹奬以

紹郡民謂必加敬紹又恃封邑是奬國主待之不為動
滕奬憚其位望致拜而還議者兩議焉
北齊封孝琰為尚書左丞性頗簡傲不諧時俗意任遇
漸高彌自矜誕舉動舒遲無所降屈識者鄙之
崔㥄為光禄大夫仍領黄門郎㥄預義旗頗自矜縱
崔瞻為銀青光禄大夫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
一時名望在御史臺嘗為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别室獨
飡處之自若

後周王悦文帝初為散騎常侍遷授大行臺尚書後以儀同領兵還鄉里悦久居顯職及此之還私懷快快猶陵駕鄉里失宗黨之情

隋栁述高祖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務修理為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恷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方貴倖朝臣莫不讋憚述每凌侮之數於帝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素或令述改述輙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

王冑為散騎常侍性踈率不倫恃才自伐鬱鬱於薄宦每負氣陵傲忽略時人為諸葛潁所嫉屢譖之於煬帝

崔儦為貟外散騎侍郎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倖重儦門地為子玄縱娶其女為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座素令騎迎儦儦故敝其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座儦有輕素之色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坐

唐顔師古為中書侍郎性簡峭罕所推接視同儕蔑如

也人亦以是少之

韋陟中書令安石之子玄宗天寶初為吏部侍郎自以門地才業坐取三公嘗以簡貴自處當時朝貴視之蔑如也

崔元翰為職方員外郎知制誥性剛偏簡傲不能取容於時嘗頗忤執政故掌制誥二年而官不遷罷職

王仲舒為中書舍人初仲舒與楊憑穆質許孟容李鄘為友故時人稱楊穆許李之友仲舒以後進慕賢而入

性尚簡傲不能接下以此人多怨之

鄭仁表文宗朝宰相肅孫也為起居郎文筆尤稱俊拔然恃才傲物人士薄之

後唐陳乂為中書舍人微有才術嘗自恃其能及居西掖而姿態愈倨位竟不至公卿蓋器度促狹者也

廢職

詩有素飡之刺書垂沉湎之戒斯皆棄命廢職之謂也乃有居紳紱之列踐臺省之任或性識庸昧或材用迂

濶或雅有嗜好或素多疾疹繇是忘在公之節忽盡瘁之義宴安自得弛慢無媿遂使曹事曠闕官方沸騰冐有司之糾彈罹邦家之典憲則知黿玉之毁咎將誰執當塗而下咸用論次者焉

魏李豐為侍中僕射在臺閣多託疾制滿百日當解禄豐未滿百日蹔起已而復臥如是數歲

山弼為尚書郎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

晉牽秀為尚書秀少在京輦見司隸劉毅奏事而扼腕慷慨自謂居司直之任當能激濁揚清處鼓鞞之間必建將帥之勲及在常伯納言亦未曾有規獻弼違之奇也

宋王敬弘為尚書僕射闗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文帝問以疑獄敬弘不對帝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帝甚不悅

王球為尚書僕射素有脚疾録尚書江夏王義恭謂尚書何尚之曰當今之才羣下宜加戮力而王球放恣如此恐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應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責也猶坐白衣領職

何承天為御史中丞承天素好奕棊頗用廢事文帝賜以局子承天奉表陳謝帝荅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耶

殷恒為度支尚書屬父道矜疾積久為有司所

奏明帝詔曰殷道矜生便有病更無橫疾恒因愚習惰
久妨清序左遷散騎常侍
何尚之爲尚書令時徐湛之轉尚書僕射尚之以湛之
國戚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凡諸辭訴一不科省湛
之亦以職官記及令文尚書令敷奏出納事無不總令
缺僕射任總又以事歸尚之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
奏竝免官詔曰令僕治務所寄不輕將求體當而互相
推委糾之是也然故事殘舛所以致茲疑執特無所問

時詳正之乃使湛之與尚之竝受辭訴尚之雖為令而以朝事悉歸湛之

南齊王綸之為侍中世祖幸瑯琊城綸之與光禄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參承為有司所奏詔綸之親為陪侍之職而同外情慢免官景文等贖論

張緒為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諮詳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

梁謝幾卿為尚書三公侍郎尋為治書侍御史舊郎官

轉為此職者世謂之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徙為散騎侍郎

陳到仲舉為左僕射參掌選事仲舉既無學術朝章非其所長選舉引用出自袁樞性疎簡不干時務與朝市無所親狎但聚財酣飲而已

後魏陸昶為光禄大夫昶無他才能唯飲酒為事

張普惠為諫議大夫初任城王澄嘉賞普惠臨死啓為尚書右丞靈太后既深悼澄覽啓從之詔行之後尚書

諸郎以普惠地寒不應便居管轄相與爲約竝欲不復上省紛紜多日乃息

北齊崔瞻爲給事黄門侍郎瞻患氣兼性遲重雖居二省竟不堪敷奏

杜臺卿爲中書黄門侍郎兼尚書左丞省中以其耳聾多戲弄之下辭不得理者乃至大駡臺卿見其口動謂爲自陳令史又故不曉喻訓對往往乖越聽者以爲嗤笑

王晉明為尚書右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而退告人曰廢
人飲酒安能作刀筆吏披故紙乎
隋柳機高祖開皇初自華州刺史徵為納言機性寛簡
有雅望然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柳䛒
為内史侍郎以無吏幹去職
唐韋巨源則天時歴文昌左右丞遷納言為政委碎不
達大體
王昂代宗時為刑部尚書專事奢靡廣修第宅多畜妓

妄以逞其志在刑部雖公務有程昂耽狥私宴連日不視曹事

李藩憲宗元和初為吏部郎中掌曹事為吏所蔽濫用官闕黜為著作郎

李元素為御史大夫居位一無修舉大失人情

周楊昭儉太祖廣順初為中書舍人多在假告少親職司勑令觧官俾遂私便

蕭愿為兵部郎中性嗜酒無節職事弛慢既掌告身即

覃息之次頗怠職司父頊為吏部尚書代恩視印篆其散率如此

交惡

臺省之職古今所重莫不妙選英俊以居其任若乃官聯相接出處攸同至有怙寵恃權專斷任氣遞相裁抑互構短長蹊是至於諠譁盈於糾奏或遜免以避禍或誅殺以逞憾斯乃軒冕之醜行簡册之所譏至有比周之徒引繩連根懷背公死黨之信造罔上附下之愆是

故竝牒比名連曹分置者得不疾其邪偽指其慝罪雖謂之交惡誠可懲也史稱忠臣不和和臣不忠良有以焉

漢袁盎為中大夫素不好御史大夫鼂錯錯所居坐盎輒避盎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孝景即位錯使吏案盎受吳王財物抵辠詔赦以為庶人

晉任愷為侍中時賈充為尚書令愷惡充之為人也不欲令久執朝政每裁抑焉充病之不知所為後承間言

愷忠貞局正宜在東宮使護太子武帝從之以為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計畫不行會秦雍寇擾天子以為憂愷因曰秦涼覆敗關右騷動此誠國家之所深慮宜速鎮撫使人心有庇自非威望重臣有計略者無以康西土也帝曰誰可任者愷曰賈充其人也中書令庾純亦言之於是詔充西鎮長安

傅玄為侍中進皇甫陶及入而抵玄以事與陶爭言諠譁為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

謝石為散騎常侍以公事與吏部郎王恭互相短長恭甚忿恨自陳褊阨不允且疾源深固乞還私門石亦上疏遜位有司奏石輒去職免官武帝詔喻令還歲餘不起表十餘上帝不許

宋何承天文帝時為御史中丞與尚書左丞謝元素不相善二人競伺二臺之違累相糾奏太尉江夏王義恭歲給資費錢三千萬布五萬匹米七萬斛義恭素奢侈用嘗不充元嘉二十一年逆就尚書換明年資費而舊

制出錢二十萬布五百匹以上並應奏聞元輒命議以錢二百萬給太尉事發覺元乃使令史取僕射孟顗命元時新除太尉諮議參軍未拜為承天所糾帝大怒遣元長歸田里禁錮終身元時又舉承天賣茭四百七十東與官屬求貴價承天坐白衣領職

蕭惠開孝武初為黃門侍郎與侍中何偃爭事偃任遇甚隆惠開不為之屈偃怒使門下推彈之惠開乃上表解職曰陛下未照臣愚故引參近侍臣以職事非長故委能

何偃凡諸當否不敢參議竊見積射將軍徐沖之為偃
命所黜臣愚懷謂有可申故聊設微異偃恃恩使貴欲
使人靡二情便呵脅主者手定文案割落臣議專載已
辭雖天炤廣臨竟未見察臣理違顏咫尺致兹壅濫則
臣之受劾蓋何足悲但不順侍中臣有其咎當而行之
不知何過且議之不允未有彈科省心揆天了知在宥
臣不能謝愆右職改意重臣刺骨鑠金將在朝夕乞解
所忝保拙私庭時偃寵方隆繇此忤旨別勑免惠開官

南齊張岱字景山宋末為吏部時王儉為吏部侍郎專斷曹事岱每相違執及儉為宰相以此頗不相善

虞玩之為黄門郎以年老致政玩之於人物好臧否宋末王儉舉員外郎孔逷使魏玩之言論不相饒逷儉竝恨之及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其後員外郎孔瑄就儉求會稽五官儉方盥挍皂莢於地曰卿鄉俗惡虞玩之至死煩人

梁張纘武帝時為尚書僕射初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

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過詣纘纘輙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及是遷為讓表曰自守股肱入尸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滞近蔽耳目深淺清濁豈有能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之共事此言以指敬容也

後魏李順為中書侍郎太武始光初順從征蠕蠕以籌略之功為後軍將軍太武將討赫連昌謂侍中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經略大謀今欲使總攝

前驅之事卿以為何如浩對曰順智足周務實如聖旨但臣與之婚姻深知其行然性果於去就不可專委太武乃止初浩弟娶順妹又以弟子娶順女雖二門婚媾而浩頗輕順順又弗之伏也繇是潛相猜忌故浩毀之順又從擊赫連定於平涼三秦平遷順為四部尚書甚見寵待時沮渠蒙遜以河西內附太武欲簡行人崔浩先與順有隙浩曰蒙遜稱藩款著河右俾遐域流通殊荒畢至宜今清德重臣奉詔褒慰尚書順即其人也太

武曰順納言大臣不宜方為此使若蒙遜身執玉帛而朝於朕復何以加之浩曰邢貞使吳亦魏之太常苟事是宜無嫌於重爾日之行豈吳王入覲也太武從之以順為太常策拜蒙遜為太傅凉王後順使於凉州而沮渠蒙遜數與順游宴頗有悖慢之言恐順東還洩之以金寶納順懷中故蒙遜罪不聞崔浩知之密言於太武太武畜怒後以事殺之及浩之誅太武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亦未便至此繇浩譖毁朕忿遂

戚殺卿從兄者浩也

李沖孝文時為尚書僕射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羣以沖好士傾心宗附沖亦重其器學禮而納焉每言之於帝公私共相援益及彪為中尉兼尚書為帝知待便謂非復藉沖而更相輕背唯公坐斂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也沖頗銜之後帝南征沖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並以彪倨傲無禮遂禁止之奏其罪狀沖手目作家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自劾帝覽其表歎悵者

久之旣而曰道固可謂溢也李彪字道固僕射亦爲滿矣冲時震怒數數責彪前後愆悖瞋目大呼投折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面縛詈辱肆口冲素性溫柔而一旦暴恚遂發病荒悖言語亂錯猶扼腕叫罵稱李彪小人醫藥所不能療或謂肝臟傷裂旬有餘日而卒

宋弁爲黃門侍郎始孝文北都之選也尚書李冲多所參預頗抑弁弁有恨於冲而與僕射李彪交結雅相知重及彪之抗冲冲謂彪曰爾如狗爾爲人所嗾及冲劾

彪不至大罪者弁之力也彪除名為民

韋伯昕為貟外散騎常侍自以才智優於尚書裴植嘗輕之植疾之如讐

山偉為中書令外示沈厚内實矯競與左光禄大夫綦儁少甚相得晚以名位之間遂若水火

北齊孫騰為侍中時京兆王愉女平原公主寡居騰欲尚之公主不許侍中封隆之無婦公主欲之騰妬隆之遂相間構高祖啓免騰官請除外任

後周楊寛為御正中大夫性通敏有器識然與司會中大夫柳慶不協及寛參知政事慶遂見疎忌出為萬州刺史

隋柳述高祖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雖職務修理為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僕射楊素時稱貴倖朝臣莫不讋憚述每陵侮之數於帝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或令述改之述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繇是銜之

唐劉文静太宗貞觀中為户部尚書自以才能幹用在僕射裴寂之右又屢有軍功而位居寂之下嘗怏怏身多在外老母在京無屋居益以不平又素輕寂為人數相侵侮每庭議多相違戾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二人繇是有隙文静性嗜酒與其弟文起酣飲出惡言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寂頭爾

李麟為兵部侍郎時楊國忠亦為兵部侍郎欲専權不悦麟同列宰相奏麟以本官權知禮部貢舉俄而國忠

為御史麟復兵部

楊慎矜為御史中丞時韋堅得罪慎矜及侍御史王鉷按其事鉷推堅獄慎矜引身中立鉷恨之初慎矜嘗與鉷爭職田背詈鉷詆其母氏鉷不堪其辱

班宏為戶部尚書副竇參初為大理司直時宏已為刑部侍郎及參為相領度支使帝以宏久司國計因令為副且謂班宏曰朕以竇參為使藉其宰相以臨遠方衆務悉委卿勿為辭也參以宏先貴嘗觧悅之私謂宏曰

參後來一朝居尚書右甚不自安一年之後當歸使於
公宏心喜歲餘參不復言宏性剛愎爲人間之且怒參
食言於公事多與參異揚子院鹽鐵轉運之委輸也宏
以御史中丞徐粲主之頗不理又以賄聞參欲代之宏
執不可參又選諸知院者未嘗與宏議宏知之容疏參
所用者過惡而奏事輒留中繇是與參有隙無何參以
使勞加吏部尚書宏進封蕭國公怒參愈甚每奉詔有
所營建宏必極壯麗親程課後又厚結權幸以傾參又

張滂先善於宏宏薦為司農少卿及參欲以滂分掌江淮鹽鐵問於宏宏以滂疾惡慮以法繩徐粲因毀滂曰滂強戾難制不可用滂知為宏毀深銜之參知為帝所踈懼問罪乃讓度支使遂以宏專判度支參不欲使務悉歸於宏問於京兆尹薛珏珏曰張滂與宏交惡滂剛決若分鹽鐵轉運於滂必能制宏參乃薦滂為戶部侍郎鹽鐵使判轉運宏以權有所分又惡滂同事聞命氣沮久之滂至揚州乃窮徐粲逮僕妾子姪得贓巨萬粲

徙嶺表故參得罪宏頗有力焉

漏洩

易曰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所以孔光溫樹之不言牟祐奏藁之斯毀蓋慎密之至也其有位居臺閣職備論思忘率履於恪恭輕訓戒於兢畏預參機事既不慎於三緘漏洩王言徒有違於千里禍不旋踵何可勝言

漢夏侯勝宣帝時為諫議大夫給事中嘗見出道上語

入見天子而以其言為外人道之上聞而讓勝讓責也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爾

陳咸元帝時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内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是時弘恭死石顯代為中書令用事顓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時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天子未下其章也咸素善雲雲從刺候教令上書自訟雲從咸刺探伺候事之輕重咸因教令上書於是

石顯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洩省中語下獄掠治掠笞擊也音力向反減死髡為城旦因廢

京房元帝時為郎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時淮陽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為博道其語所與天子言皆具說之也以為上意欲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已故為衆所排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房為淮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柬與淮陽王中書令石顯微伺具知之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

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誹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竟徵下獄房博皆棄市

晉郄弘為尚書左丞坐洩事免

宋何承天為御史中丞遷廷尉未拜文帝欲以為吏部郎已受密旨承天宣漏之坐免官

羊希為尚書左丞益州刺史劉瑀先為右衛將軍與府司馬何季穆共事不平季穆為尚書令建平王宏所親待屢毀瑀於宏會瑀出為益州奪士人妻為妾宏使希

彈之瑀坐免官瑀恨希切齒有門生謝元伯往來希間瑀令訪訊被免之繇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即日到宏門奉牋陳謝云聞之年希希坐漏洩免官

梁何敬容為尚書令參掌大選多漏禁中語因此嘲誚日至

陳陸琛後主時為給事黄門侍郎中書舍人參掌機密琛性頗疎坐漏洩禁中語詔賜死

東魏韋鴻為中書舍人天平三年坐洩漏賜死於家

畢義亮性豪踈為中書舍人天平中與舍人韋鴻坐洩

密賜盡於宅

隋盧思道初仕北齊為散騎常侍直中書省以漏洩省

中語出為丞相西閤祭酒

元敏煬帝大業末為內史舍人而交通博徒數洩省中

語

唐王珪太宗貞觀中為侍中坐漏洩禁中語左遷為同

州刺史

杜正倫貞觀中為中書侍郎皇太子承乾先有足疾魏王泰有文才甚獲當時之譽其後太宗頗知承乾奢縱嘗與正倫言承乾不可承宗廟之意兼又稱魏王泰之美正倫嘗為左庶子後雖徙職而承乾嘗遣給事使於正倫覘候帝言正倫遂以太宗言告承乾勸其遷善以自固承乾既聞太宗詔欲廢之乃佯不信正倫遂奏其言實欲令太宗有所懲也太宗大怒正倫坐漏洩禁中語除名徙邉

李乾祐為司刑太常伯嘗舉雍州司功崔擢為尚書郎事既不果私以告擢其後擢有犯遂告乾祐洩禁中語以贖罪乾祐坐免立於九成朝堂之間湅中洩卒

杜景儉則天時為秋官尚書坐漏洩禁語左授司刑少卿出為并州長史道病卒

張宿憲宗元和中居諫列以舊恩數召對禁中機事不密貶郴州郴縣丞

冊府元龜卷四百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四百七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臺省部

姦邪

仲尼有言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鄉原德之賊也斯姦邪之謂歟漢氏而下庶官增益臺職竝建省署交屬乃有因緣會遇濫竊名器而便僻其性險詖其行外剛內荏譸張詭隨狥其媚竈之説希其枉尋之利繇是戕

害時彥阿順君旨畫陰狡之策圖取乎權位崇矯飾之迹張大其名稱忌前而固寵結黨以附炎佞言似忠同惡相濟極其傾巧之態副其浮動之志眩惑左右靡可防遏敗類蠹政莫斯為甚古人所以比於蟊賊喻於穿窬之盜者蓋有以也

後漢陳忠安帝時為尚書令忠既不得志于鄧氏及鄧隲等敗衆庶多怨之而忠數上疏陷成其惡遂詆劾大司農朱寵順帝之為太子廢也諸名臣來歷祝諷等守

閼固爭時忠與諸尚書復共劾奏之及帝立司隷校尉虞詡追奏忠等罪當世以此譏之

賈朗順帝時為尚書會司隷校尉虞詡自繫廷尉奏言中常侍張防罪惡坐論輸左校二日之中傳考四獄宦者孫程張賢相率言詡盡忠而防贓罪明正帝問諸尚書朗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子顗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

人或死或黜

任芝靈帝時為侍中帝欲造畢圭靈琨苑司徒楊賜上疏諫帝以問任芝及中常侍樂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五十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令築苑

魏丁廙太祖時為黄門侍郎廙常從容謂太祖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絶倫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

願從其游而爲之死實天下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授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爲嗣何如廙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廙聞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旦一夕況明公加之以聖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

須臾垂之於萬世者也廙不避斧鉞之誅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及文帝即王位誅廙

劉曄明帝時為侍中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伐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謙謝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過聽

拔臣羣萃之中立之六軍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盡言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嘗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曁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嘗恐夢寐漏洩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出見曁責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牵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

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暿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暿於帝曰暿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暿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暿嘗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暿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暿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

孫資明帝時為中書令與中書監劉放久專權寵景初二年帝疾篤以燕王宇為大將軍使與領軍將軍夏侯

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
輔政資放素與朗等不善懼有後害陰圖間之而宇嘗
在帝側故未得有言及帝氣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議
未還而帝少間惟曹爽獨在放知之呼資與謀資曰不
可動也放曰俱入鼎鑊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見帝垂泣
曰陛下氣微若有不諱將以天下付誰帝曰卿不聞用
燕王耶放曰陛下忘先帝詔勑藩王不得輔政且陛下
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與才人侍疾者言戲燕王擁兵

南面不聽臣等入此即豎刁趙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統政外有强暴之寇内有勞怨之民陛下不遠慮存亡而近係恩舊委祖考之業付二三凡士寢疾數日外内擁隔社稷危殆而已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誰可任者放資乃舉爽代宇又曰宜詔司馬宣王使相參帝從之放資出曹肇入泣涕固諫帝使肇勑停肇出户放資趨而往復說止帝帝又從其言放曰宜為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即上牀執帝手强作

之遂齊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於是宇肇獻朗相與泣而歸第

晉賈充武帝時為中書令侍中從容任職褒貶在已頗好進士每有所薦達必終始經緯之是以士多歸焉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進恂或有背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

荀勗為侍中中書監久管機密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意不犯顏廷爭故得始終全其寵禄初與賈充朋黨及充

將鎮關右也勗謂馮紞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為妃則不留而自停矣勗與紞伺帝間竝稱充女才色絶世若納東宫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徳遂成婚武帝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勗及和嶠往觀之勗還盛稱太子之徳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帝將廢賈妃勗與馮紞等諫請故得不廢時議以勗傾國害時孫資劉放之匹也

馮紞為侍中武帝病篤得愈紞與荀勗見朝野之望屬

在齊王攸攸素薄勗勗以太子愚劣恐攸得立有害於已乃使紞言於帝曰陛下前者疾若不差太子其廢矣齊王為百姓所歸公卿所仰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帝納之及攸薨朝野悲恨初帝友于之情甚篤既納紞勗邪說遂為身後之慮以固儲位既聞攸殞哀慟特深紞侍立因言曰齊王名過於實今得自終此乃大晉之福陛下何乃過哀帝乃收淚而止一說武帝晚年諸子竝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內外皆屬意於攸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紞皆諂諛自進攸素疾之勗等以朝

望在攸恐其為嗣害必及已乃從容言於帝曰陛下萬歲之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百僚内外皆歸心於齊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有徵矣紞又言曰陛下遣諸侯之國成五等之制者宜先從親始親莫如齊王帝信納之

王國寶從妹為會稽王道子妃孝武帝時道子輔政國寶入補侍中遷中書令中領軍與道子持威權扇動内外中書郎范甯國寶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諛勸帝黜之國寶乃使陳郡袁悦之因尼支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託以他罪殺悅

之國寶大懼遂因道子譛毀甯甯繇是出為豫章太守及弟忱卒國寶自表求觧職迎母并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時進發為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託為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於帝故得原繇是愈驕蹇不遵法度起齋侔清暑殿帝惡其僭侈國寶遂謟媚於帝而頗踈道子道子大怒嘗於内省面責國寶以劍擲之舊好盡矣是時王雅亦有寵薦王恂於帝帝夜與國寶及雅宴帝微有酒令召恂將至國

寳自知才出恂下恐至傾其寵因曰王恂當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也

宋王僧綽文帝末為侍中元凶劭弑立使蕭斌作詔改元太初斌辭以不文乃使僧綽為之太初之號劭素所定斌曰舊踰年改元劭以問僧綽僧綽曰晉惠帝即位便改劭喜從之後劭檢文帝巾箱中得僧綽所啓劭過惡遂遇害

何偃文帝末為侍中掌詔誥時元凶弑立偃父尚之為

司空尚書令偃居門下父子竝處權要時為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攝機宜曲得時譽㑹世祖即位任遇無改

張完後廢帝時為正員郎以險行見寵因坐廢錮

南齊江謐初仕宋明帝為右丞兼比部郎及太祖領南兖州謐為鎮軍長史廣陵太守入為游擊將軍性浴流俗善趨時利後廢帝元徽末朝野咸屬意建平王景素謐深自委結景素事敗僅得免禍蒼梧王廢後物情尚懷疑惑謐獨竭誠歸事太祖以本官領尚書左丞順帝

昇明元年遷黃門侍郎左丞如故沈攸之事起議加太祖黃鉞謐所建也齊建元元年為侍中及太祖不豫謐稱疾不入帝頗疑其怨不豫顧命也武帝即位謐又不遷官以此怨望及帝不豫謐詣豫章王嶷請問曰至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作何計武帝知之出謐為鎮北長史東海太守未發帝使御史中丞沈冲奏謐前後罪曰謐少懷輕躁長習諂薄交無義合行必利動特以奕世更局見擢宋朝而阿諛內外貨賂公行咎盈憲

簡戾彰朝聽輿金輦寶取容近習以沈攸之地勝兵強

終當得志委心託身歲暮相結以劉景素親屬望重物

應樂推獻誠薦子窺閫非望時艱網漏得全首領太祖

翊正天地方宏遠圖薄其難洗之瑕許其革音之效加

以非分之寵推以不次之榮列迹勲良比肩朝德以往

者微勤刀筆小用掌厠河山任忝出入輕險之性在貴

彌彰貪昧之情雖富無滿重莅湘部顯行斷盜及居銓

衡肆意受納連席同乘皆詖邪舊侶密延閒讌必貨賄

常容理合升進者以為已恵事宜貶退者並稱中㫖謂販鬻威權姦狀不露欺主罔上姦議可掩先帝寢疾彌留人神憂震謐託病私舍曾無變容國諱經旬甫整入殿參訪遺詔覘忖時㫖以身列朝流宜蒙兼帶先顧不逮舊位無加遂崇飾惡言肆醜縱悖謗誹朝政訕毁皇猷遍嗤忠賢歷詆台相至於蕃嶽入授列代常規勲戚出撫前王𢑴則而謐妄發樞機坐搆嚚論復貶謗儲后不顧辭端毁折宗主每窮舌抄皆云誥誓乖禮崇樹失

宜仰指天俯畫地希幸災故以申積憤犯上之迹既彰

反噬之情已著請免官削爵土收送廷尉獄治罪死

陳沈客卿後主時為中書舍人性便佞忍酷每立異端

唯以刻削百姓為事繇是自進有施文慶者起自微賤

有吏用後主拔為主書遷中書侍郎俄擢為湘州刺史

未及之官會隋軍來伐四方鎮相繼以聞文慶客卿俱

掌機密外有表啓皆申其奏呈文慶心悦湘州重鎮兾

欲早行遂與客卿共為表裏抑而不言後主弗之知也

遂以無備至乎敗國實二人之罪隋軍既入並戮之於

前闕

孔範後主時為都官尚書隋師臨江後主從容而言曰齊兵三來周師再至無復摧敗彼何為者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北軍豈能飛渡耶臣每恨官卑彼若渡來臣為太尉矣後主大悅因奏妓縱樂賦詩不輟

後魏崔亮為御史中尉時邢巒為度支尚書侍中盧昶

與戀不平昶與元暉俱宣武所寵亮昶之黨也昶暉令
亮糾戀事成許言於帝以亮為侍中亮於是奏劾戀在
漢中掠良人為奴婢戀懼為昶等所陷乃以漢中所得
巴西太守龎景民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
人竒色也暉大悅乃背昶為戀言於帝云戀新有大功
已經赦宥不宜方為此獄帝納之高肇以戀有克敵之
效而為昶所排助戀申釋故得不坐
李神軌孝明時為貟外常侍光禄大夫為靈太后寵遇

勢傾朝野時云見幸帷幄與鄭儼為雙時人莫能明也

徐紇為黄門侍郎性浮動慕權利外似謇正内實諂諛時豪勝己必相陵駕書生貧士矯意禮之其詭態若此有識者鄙薄焉

魏蘭根孝莊時為中書令帝之將誅爾朱榮也蘭根聞其計遂密告爾朱世隆榮死蘭根恐帝知之憂懼不知所出時應詔王道習見信於帝蘭根乃託附之求得在外立功道習為啓聞乃以蘭根為河北行臺

綦儁出帝時為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儁佞巧能候當途斛斯椿賀抜勝皆與友善斛斯椿之搆間也出帝令儁奉詔晉陽齊獻武王集文武與儁申釋辭屈而退

北齊辥琡累遷尚書僕射久在省闥閑明簿領當官剖斷敏速如流然天性險忌情義不篤外似方格内實浮動受納貨賄曲法舞文深情刻薄多所傷害士民畏惡之

祖珽字孝徵武成時為中書侍郎初孝徵善為胡桃油

以塗畫進之長廣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謂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帝即位擢孝徵中書侍郎帝嘗於後園使珽彈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為安德太守轉齊郡太守以其母老乞還侍養詔許之會江南使人來聘為中勞使尋為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掌詔誥初珽於乾明皇建之時知武成隂有大志遂深自結納曲相祗奉武成於天保世頻被責心嘗銜之珽至是希旨上書謂追尊太

祖獻武皇帝為神武高祖文宣皇帝改為威宗景烈皇帝以悅武成從之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為嗣武成以後主體正居長難於移易珽私於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二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求策焉珽曰宜說主上云襄宣昭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宮少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君且微說令主上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因有彗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徵珽

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爲天子未是極貴案春秋元命包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繇是拜祕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既見重二宮遂志於宰相先與黄門侍郎劉逖友善及疏侍中尚書令趙彦深侍中左僕射元文遥侍中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懼不敢通其事頗泄彦深等先詣帝自陳帝大怒執珽詰曰何故毁我士開珽因厲聲曰臣繇士開

得進本無毀之之意陛下今既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對
士開文遥彦深等專弄權威控制朝廷與吏部尚書尉
瑾内外交通共為表裏賣官鬻獄政以賄成天下謌謡
若為有識所知安可聞於四裔陛下不以為意臣恐大
齊之業隳矣帝曰爾乃誹謗我珽曰不敢誹謗陛下取
人女帝曰我以其儉餓故收養之珽曰何不開倉賑給
乃買取將入後宫乎帝益怒鞭杖亂下將撲殺之大呼
曰不殺臣陛下得名若欲得名莫殺臣為陛下合金丹

遂少獲寛放珽又曰陛下有一范增不用之如何帝又曰爾自作范增以我為項羽邪珽曰項羽人身亦何蘇可及但天命不至爾項羽布衣率烏合衆五年而成霸王業陛下藉父兄之資纔得至此臣以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於范增縱張良亦不能及張良身傅天子猶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踈外之人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為太上子居宸扆於已及子俱保休祚蕞爾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

吐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光州武成厭世後主憶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婆愛幸珽乃遺陸媼弟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沈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耶和士開亦以珽能決大事欲以為謀主故棄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媼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猶在帝位者實由祖孝徵此人有大功宜報重恩孝徵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真可憑仗且其雙盲

必無反意請喚取問其謀計從之入為銀青光禄大夫秘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死後仍説陸媪出彦深以珽為侍中在晉陽通密啓請誅瑯琊王其計既行漸被任遇又太后之被幽也珽欲以陸媪為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為太姬言之謂人曰太姬雖云婦人實是雄傑女媧以來無有也太姬亦稱珽為國師國寶繇是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給幹兵七十人所住宅在義井坊

旁拓鄰居大事修築陸媪自往案行勢傾朝野珽又附陸
媪求為領軍後主許之詔須覆述取侍中斛律孝卿署
名孝卿密告高元海語侯呂芬穆提婆云孝徵漢兒兩
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旦面奏具陳珽不合之
狀幷書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無大臣體珽亦面見帝
令引入珽自分疏幷云與元海素相嫌必是元海譖臣
帝弱顏不能諱曰然珽列元海共司農卿尹子華太府
少卿李叔元平淮令張叔略等結朋樹黨遂除子華仁

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太守叔畧南營州録事參軍陸媪又唱和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事内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令中要數人扶持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決論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自和士開執政以來政體隳壞珽推崇高望官人稱職内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始奏罷京畿府併於領軍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服章並依故事又欲

黜諸閹豎及羣小輩推誠延士為致安之方陸媼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賄知其事連穆提婆欲使贜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媼猶恐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為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為御史中丞陸媼聞而懷怒百方排毁即出君瑜為金紫光禄大夫觧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皇后之廢頗亦繇此王子冲釋而不問珽日以益踈又諸宦者更

共譖毁之無所不至後主問諸太姬憫嘿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孝徵多才博學言為善人故舉之比來看之極是罪過人實難知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長鸞檢案得出敕受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解珽侍中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後主韓長鸞積嫌於珽遣人推出栢閤珽故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珽於朝堂大加誚責上道後令追還遂解其開府儀同郡公直為刺史卒於州

和士開武成時為右僕射淤見親狎言辭容止極諸鄙
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至説武成云自古帝王盡
為灰爐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
縱横行之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
無為自勤苦也武成大悦其年十二月武成寢疾於乾
壽殿士開入侍醫藥武成謂士開有伊霍之才殷勤屬
以後事握士開之手曰勿負我也仍絶於士開之手後
主以武成顧託深委仗之又先得幸於胡太后是以彌

見親密

徐之才武成時為侍中帝生齻牙問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帝怒而撻之後以問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帝悅而賞之

元文遥後主時為左僕射為侍中常探測上旨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為知音所重

韓鳳後主時為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武平中陳人寇彭城後主發言憂懼鳳進曰縱失河南猶得為龜茲國

子淮南今没何足多慮人生幾時但為樂不須愁也帝甚悅遂躭荒酒色不以天下為虞未幾為周所滅

後周鄭譯宣帝初拜内史中大夫甚委任之譯乃獻新樂十二各一笙用十六管帝令與大宗伯斛斯徵議之徵駁其奏帝頗納焉及高祖山陵還帝欲作樂復令議其可不徵曰孝經云聞樂不樂聞尚不樂况其作乎譯曰既云聞樂明即非無後徵上疏極諫帝不納譯因譖之遂下徵獄遇赦得免

冊府元龜卷四百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册府元龜卷四百八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臺省部

奸邪第二

隋王邵為員外散騎侍郎高祖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脚李盛扶肘得上因謂彭曰死生當與爾俱邵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人扶持實為長壽之徵帝聞之喜見容

色其年高祖厭世未幾崔彭亦卒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帝不忍加誅邵上書曰臣聞黄帝滅炎蓋云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戮叔魚仲尼謂之遺直石碏殺石厚丘明以為大義此皆經籍明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賊度越前聖含弘廣大未有以謝天下謹按賊諒毒被生民者也古者同德則同姓異德則異姓故黄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惟青陽夷鼓與黄帝同為姬姓諒既自絶請改其氏邵以此求媚帝依違

不從

唐封德彞高祖時為檢校吏部尚書初德彞為天策上佐預從征討太宗以是厚遇之德彞亦數薦策似輸誠節而背同即異情持兩端陰附隱太子齊王然每入朝佯為靜黙諸王與語畧無所對又示儉約杜絶交游居處服章類皆卑陋乃陰受宫府賂遺家財委積而人莫之知其矯情飾詐咸此類也兼自負才辯常任智數與人主言亦行鈎距探求意旨而將順之及楊文幹反禍

連諸后當行廢立之事高祖猶豫謀及德彝乃包藏隱匿曾不正言兩僥其利幾危社稷然其所為秘隱時人莫知及遇疾車駕親自臨省卒後德彝奸計始覺

李義府高宗時為中書舍人太尉長孫無忌惡之奏請左遷為壁州司馬詔書未至門下義府密知之又有中書舍人王德儉即許敬宗之甥也癭疾多智時人號為智囊義府事迫問計於德儉德儉曰武昭儀特承恩顧主上意欲立為皇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宰臣異議爾公

若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為福坐致富貴義府然之其日代德儉宿直叩閤上表請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以厭兆庶之心帝乃悅召見與語賜以珍物詔留為舊職昭儀又密遣勞勉之超遷中書侍郎恃寵用事聞婦人淳于氏有美色坐事繫大理乃囑大理寺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為妾或有密言其狀者帝令給事中劉仁軌侍御史張綸鞫之義府恐洩其謀遂逼正義自縊於獄中

許敬宗高宗時爲禮部尚書弘文館學士帝將廢皇后王氏而立武昭儀爲后韓瑗來濟諫皆不納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公賸種得十斛麥尚欲換却舊婦况天子富有四海立一皇后有何不可闗諸人何事妄生異議昭儀令左右以聞帝意乃定既爲賛成立后之策又與李義府希旨搆成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之罪繇是甚承恩顧

傅游藝則天臨朝時爲左補闕上書稱武氏瑞合革姓

受命則天甚悅擢爲給事中數月加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崔湜中宗初爲考功員外郎是時桓彦範敬暉等秉國政懼武三思䜛間引湜爲耳目使伺其動靜俄而中宗數昵三思於是三思寵漸厚湜乃反以桓敬計議潛告三思尋遷中書舍人及桓敬等流於嶺外湜又說三思宜盡殺之以絶其歸望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表兄周利貞利貞爲桓敬等所惡自侍御史出爲嘉州司馬湜

乃舉充此行桓敬等聞利貞至乃自殺中宗於宮掖無禁昭容上官氏屢出外與三思同寢處或累日不歸三思自嫌衰老舉湜自代繇是中宗及後宮眷遇彌厚湜與鄭愔同掌選賣官鬻獄一時巨蠹竝為御史所彈中宗勅所司以理勘問勿加窮廹繇是希旨無所發明然猶斷愔配流嶺南湜貶江州司馬而更授湜襄州刺史愔江州司馬

鄭愔中宗時為中書舍人神龍三年春遣使乾陵祈雨

于則天皇后旣而降雨帝大悅特制令武氏崇恩廟一依舊禮享祭仍置五品令七品丞其吴陵順陵置令

崇恩廟㗖旣素爲德靜郡王武三思所引進又茍求親

媚於三思乃上則天聖感頌頌奏帝大悅加㗖朝散大夫

張景源中宗時爲補闕神龍中武三思用事景源希三思上疏曰陛下以仁孝理國以名教齊人徽號之聞宜

超曼古理有未便冒觸天慈伏見天下諸州各置一大

唐中興寺觀者故以式標昌運光贊洪名聖圖遠著無得而稱焉竊有未廣敢進芻言至如永昌登封創之為縣名者是先聖受圖勒石之所陛下思而奉之不令改易今聖善報慈題之為寺閣者陛下申恩竭力之致故崇而仰之獨昭其號伏惟應天皇帝陛下深仁至孝之德古先帝代未之前聞也況唐運自隆周親撫政母成子業周贊唐興雖有紹三朝而化年一統既承顧復非謂中興夫言中興者中有阻間不承統歷既奉成周之

業寔揚先聖之資君親臨之厚莫重焉中興立號未益前規以臣愚見所置大唐中興寺觀及圖史并出制誥咸請除中興字直以唐龍興為名庶望前後君親俱承正統周唐實歷共協神聰帝納之因降勑曰朕承天宰物光宅中區嗣祖宗之丕基承聖善之洪業嚮明負扆實奏成規往自永淳至於天授奸臣稱亂鼎運不安則天大聖皇后思顧託之隆審變通之數忘已濟物從權御宇四海繇其率順萬姓所以咸寧唐周之號暫殊社

稷之祚斯永天保定爾實繇於兹朕所以撫璇璣握金鏡事惟繼體義即纉戎其若文叔之起舂陵少康之因陶正中興之號理異於兹宜革前非以歸事實自今已後更不得言中興其天下大唐中興寺觀宜改為龍興寺觀諸如此例竝即令改遂授景源朝散大夫未幾又擢拜起居舍人是時右補闕權若訥見鄭愔等既妄稱天后德業皆獲榮貴復上疏曰臣聞詩人闡教深懷罔極之恩孔氏立言式崇無改之道伏惟應天皇帝陛下

孝德純至超越禮經聖感潛通光昭瑞應置應善報慈之閣義貫於中天存合宫承昌之號敬深於如在伏見天地日月君臣國人授載初慶殿等字皆先朝創制久已施行陛下纘承丕緒嗣守洪業母子相傳國家仍舊此並則天能事生人積習何所要切登時削除當為賊臣敬暉等秉政包藏逆節前規務從變易所以多有改張今削之無益於淳化存之有光於孝理又神龍元年三月五日制書一事已上並依貞觀故事者但則天遺

訓誡曰母儀太宗舊章是稱祖德其於沿襲應從遠近無容近捨母儀遠尊祖德昔永徽之始不聞依式武德舊章今陛下膺期乃欲追貞觀故事如其遠依貞觀實恐未益先朝以臣愚誠請便詳審則望繼明纂聖之業無替始終奉先成志之道增耀竹帛疏奏手制答曰卿資孝踐忠懷才韜義討論今古皆據典章循覽所陳再三嘉尚若訥雖曲蒙恩旨褒美頗為正直者所譏

實懷貞神龍初為御史大夫兼雍州刺史在御史臺及

雍州每理辭訟乍見無鬚者諸以為宦官必曲加承奉監察御史魏傳弓以中常侍輔信義尤縱暴將奏請寘之于法懷貞曰輔常侍深為安樂公主所信任權勢甚高言成禍福何得輙有彈奏傳弓曰今王綱漸壞君子道消正繇此輩擅權耳若得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懷貞無以答但固止之

黎幹代宗末為兵部侍郎性險佞挾左道結中貴以希主恩帝甚信惑之中官劉忠翼寵任方盛幹結之素厚

嘗通其姦謀及德宗即位幹猶以詭道求進密居輿中詣忠翼事覺配流既出市里兒童數人譟聚懐瓦甓投擊之捕賊尉遮不能止

令狐峘建中初為禮部侍郎有杜封者故宰相鴻漸之子求補弘文生宰相楊炎嘗出杜氏門下以託峘峘謂使者曰相公誠憐封欲成其名乞署封名下一字峘因得以記焉炎不意峘之賣已乃署名託峘峘明日流言宰相炎迫臣以私臣從之則負陛下不從則炎當害臣

德宗以問炎炎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奸人可奈何欲杖殺之炎救解乃黜為衡州别駕

裴延齡德宗貞元中為户部侍郎判度支事專欲異同宰府張薦為右諫議大夫史舘修撰延齡乃言於德宗諫議大夫論朝廷得失之官史舘修撰書朝廷得失之事則領史職者不宜為諫官故以薦為秘書少監陸贄為相知天下皆嫉怒延齡而延齡獨幸於天子贄陳其不可用延齡知之謗毁百端天子益信延齡而罷贄相

貞元十一年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贄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亡度支愛惜不肯支給諸軍人馬無所食其可奈何以摇動羣心其意非止於中傷臣而已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憶延齡前言即迴馬而歸繇是貶贄為忠州别駕李充張滂等皆斥逐德宗怒未解勢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止

李齊運貞元中為禮部尚書十餘年宰臣内殿侍對後

齊運當次進貢其計處以決羣議齊運無學術不知大體但甘言取信而已

韋執誼以對策高等驟遷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慧便辟媚幸於德宗而性貪婪詭賊

王叔文順宗即位自翰林待詔除起居舍人翰林學士俄充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等副使依前充翰林學士叔文越州人以碁待詔翰林嘗侍碁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間嘗言人間疾苦會帝將大論宮市事叔文

詭中帝意遂有寵因為帝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韋執誼及有當時名而僥倖欲速者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十數人定為死交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游處蹤跡詭秘莫知其端者藩鎮長帥頗有微聞陰進資幣請交者初得志首用韋執誼其嘗所與結交者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日夜羣衆圖議狂狡其黨中人偶言曰某可以為官隅一二日輒以得之叔文專內外之政與其黨

謀曰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結諸用事人取兵士心固其權又懼騶領衆職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才位重而務省年老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已為副以專之又以户部尚書判度支王紹為兵部尚書以吏部郎中李鄘為御史中丞武元衡為左庶子初叔文之黨數人貞元末已為御史在臺元衡薄其為人待之莽鹵皆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為之動叔文怒遂有此授叔文將

援其黨韓泰以兵柄利范希朝老疾易制乃命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鎮於奉天而以泰爲副欲因代之未幾授叔文户部侍郎依前充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等副使初叔文欲依前帶翰林學士内官俱文珍等惡其專擅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須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帶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其黨散騎常侍王伾即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竟去學士之名與歸登同日賜紫内出

象笏賜登而叔文為文珍等所惡獨不得賜繇此始懼叔文以母死歸第王伾自俛伾自叔文歸第失據日詣中人及杜佑請起叔文為相且總北軍既不得請以為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伾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卧至夜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俄以倉部郎中判度支黜陳諫為河中少尹伾叔文之黨也杭州人以侍書幸貌寢陋吴語帝所褻狎而叔文頗任氣自許微知文義好

言事帝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止翰林而伾亦至翰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伾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採聽外事求媚藩鎮日加大官除太尉中書令司徒司空平章事尚書僕射者相繼帝疾久不瘳内外皆欲早定太子位叔文黙不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常吟杜甫題諸葛亮詩末句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因歔欷流涕聞者

咸竊笑之雖判兩使未嘗以簿書為事日引其黨屏人竊細語謀奪内官兵柄以制四海之命既令范希朝韓泰總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矣而中人尚未悟會邉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其兵柄為叔文等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不至韓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無幾而母死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必先斬執誼

而盡誅不附已者聞者恟懼皇太子既監國逐之明年乃殺之叔文母將死前一日以五十擔酒饌入翰林讌李忠言劉光奇俱文珍及諸學士等大飲叔文執盞言曰叔文母幾病自以身任國家事勞苦朝夕不得歸侍醫藥今方將求假而歸比來盡心力不避好惡難易者皆為朝廷不為叔文私家也今一去此職百謗且至誰肯助叔文一言者望諸公開意見察又曰羊士諤毀叔文叔文將杖殺之而韋執誼懦不敢劉闢以韋皐廹脅

叔文求都領三川叔文平生不識闞叔文今日名位何如叔領事輕重而闞乃外使判官排門相干欲前執叔文手豈非凶人耶叔文時已令歸木場將集衆斬之韋執誼又苦執不可每恨失此兩賊令人不快又自陳判度支已來所為國家興利除害出若干錢以為功能俱文珍隨語折之叔文無以對命滿酌雙雙對對飲酒數行而罷方飲時有暫起至廳側者聞叔文從人相謂曰母死已臰不欲棺歛方與人飲酒不知欲何為所歸之

明日而其母死或傳母死數日匿喪乃發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於東都而呂溫使吐蕃中半年及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乃貶執誼為崖州司馬後數年病死海上

裴均憲宗時為僕射判度支交結權幸欲求宰相先是上策試直言極諫科其中外有譏刺時事忤犯權幸因此均黨揚言皆執政指教冀以揺動宰輔李吉甫頼諫

官李約獨孤郁李正辭蕭俛密疏陳奏帝意乃解
張宿為諫議大夫淄青宣慰使至東都暴卒宿陰事
中要以圖進取歿於道路正直相賀
于敖為給事中敬宗初即位宰相李逢吉內庭連結權
傾天下惡李紳曰直與其黨共搆紳自户部侍郎貶端
州司馬又貶翰林學士駕部郎中知制誥龎嚴為信州
刺史翰林學士司封員外郎知制誥蔣防為汀州刺史
嚴防皆紳之所引敖素與嚴不薄及貶官敕到門下省

敖封還之時人凜然皆相謂曰于給事犯宰相怒爲蔣曮申屈及駁奏下乃是論貶嚴太輕中外之人無不大笑之

張權輿敬宗時爲拾遺寶歴初李逢吉在相位不直中外人情咸思裴度入相帝亦微聞其事度時任興元節度使每有中官出使至興元必傳示密旨且有徵還之約及獻疏請覲逢吉之徒皆不自安百計隳沮張權輿既爲所嗾尤出死力乃上疏云度名應圖讖宅據崗原

不召而來其旨可見蓋嘗有人偽增讖詞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言度曾征討淮西平吴元濟也又帝城東西横亘六崗符易象乾卦之數度平樂里第偶當其第五崗故權輿得以為詞盡欲成事賴帝聰察竟不能動揺

蘇楷哀帝天祐末為起居郎楷禮部尚書循之子凡劣無藝乾寧二年應進士登第後物論以為濫昭宗命翰林學士陸扆秘書監馮渥覆試黜落永不許入舉場楷

負愧銜怨至是會朱全忠逆君上宰相柳璨陷害朝臣乃與起居郎羅衮起居舍人鼎連署狀駁昭宗謚號楷目不知書手僅能執筆其文羅衮作也時政出賊臣哀帝不能制太常卿張廷範改謚曰恭靈莊閔孝皇帝廟號襄宗全忠雄猜鑒物自楷駁謚後深鄙之既傳代之後楷循父子皆斥逐不令在朝

周許懸太祖時為左司郎中廣順元年正月懸上言乞追贈宰相李崧懸蜀人在漢與宰相蘇逢吉有舊頗親

狎愻待之有德色李崧之遇害也愻嘗與一二牧守交言短崧之為人且言被誅繇已而致牧守信之亦懼而趨其第者至是以太祖受命之初乃有是奏請雪崧冤士人鄙之

冊府元龜卷四百八十